



灯节·文采

瓜乡韵[三叠词]及赋

陈黎雯

[踏莎行]

袄翠田间，瓢红藤上，天然已是倾城相。精雕细刻绿纱灯，更添奇趣争街巷。渡口风清，钓台月朗。问津远客心欢畅。踏歌来访续新题，瓜乡之韵悠悠酿。

[临江仙]

瓜乡之韵悠悠酿，金秋洒落情笺。樱花小镇赏芳兰。莫言看不足，惊了那桃源。当湖十局无凡手，风流还似从前。快船争渡劲撑竿。佳期添雅趣，激浪乐相连。

[唐多令]

激浪乐相连。但寻岁月鲜。畅翔欢，十里风传。钹子声声携瑞愿，但听得，两眉宽。古屋老街前。瓜灯映笑颜。看时迁，回首嫣然。许个情怀梳笔墨，词三叠，记流年。

瓜乡韵[赋]

静里凭栏，闲时听雨，东湖信步清游。塔影垂虹，虹光璨，辉映高楼。案山晓翠，景如画色浓稠。湖波粼粼，流光点点，西瓜灯影笼轻纱，醉了心眸。莲花座前水清，尽可泊心舟。清凉歌里文风盛，稚童争猜灯谜，几多风物，化作锦章留。

明湖多况味，花溪毓秀，鹊喜枝头。大易风荷，横翻绿袖，蛙鸣翠叠清悠。漕兑今朝正好，千帆竞，惊起鸬鹚。恰相逢，西瓜灯会金秋。华亭叙，山寒水瘦，煮酒忆梅幽。

四海八方客聚，忘了名利，且作等闲游。

流年开出的花儿

韦蔚

流年真的很粘人，或者说，很恋人。

不管人是不是想着它，人终究还是在它的里面。不管人爱它还是恨它，它总是不离不弃。人对流年的存在视而不见，流年毫不在乎。人对流年的存在假装没看见，流年也不在乎。流年也不会因为有人捂着眼睛从指缝里偷窥它而鄙视人。

流年缠缠绵绵又磊磊落落地，粘着人，恋着人。人看不清流年。流年却将人脸上或是心里何时长出了一道褶皱，何时又添了一条褶皱，记得一清二楚。

我感谢流年。

我晓得流年一边数着我的皱纹，一边在我的心里开出一朵朵花儿来。

29年前。

5岁的贝壳站在比她还小2岁的东湖中学的一个大会议室里，让台下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猜谜语。

那天是1991年6月28日，那天平湖市体育场内隆重举行撤县设市庆祝大会暨1991年西瓜灯节开幕式。那天，33组大型西瓜灯在东湖中学、儿童乐园、东湖公园及通衢街巷大放异彩。

那天，扎着两个羊角辫的5岁的贝壳走到台中央，向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鞠躬问好，之后大声宣布：下面我请大家猜一个谜语——外面是绿的，里面是红的，看上去是圆的，吃起来是甜的。请问这是什么呢？

说完，贝壳那亮晶晶的眼睛就向着会场扫来扫去。

台下的大人谁都知道谜底，但是谁都不说出来。他们要么装模作样地拼命动脑筋，要么故意乱说一气。

这让贝壳始料未及，一时惊呆了台上。贝壳亮晶晶的眼睛里写满了诧异——我都猜得出来，大人怎么都猜不出来呀？

愣完了，贝壳说：好吧，那，那我就告诉你们吧，那个是大西瓜呀！

顿时会场里笑声一片。这正是大人们要的效果。15年之后。2006年，我的生日之夜，与灯节的焰火之夜相逢了。

傍晚下了班，我牵着80岁老母亲的手，向着名典咖啡而去。我们选了靠东窗的座位，窗外是东湖。

今晚，我已经不记得那天我和母亲吃了些什么。

我只记得那天母亲穿着浅咖色提花真丝衬衣。我只记得母亲时不时地笑成了一个孩子。

我只记得仲夏夜的风吹走了太阳的余晖，夜幕降临了。在临窗的那张咖啡桌边，我靠着母亲的右肩，母亲挨着我的左肩，我们一起久久地，久久地，看着窗外的夜幕，被五颜六色的焰火一次次撕裂着，涂抹着。那盛开在夜空里的花儿，一朵一朵，硕大无比，即便是同一声呼啸之后开出来的花儿，也没有一朵相同。

1991年的那个夏日，一生中经历一次，就够了。2006年的那个秋夜，一生中有过一次，就够了。西瓜灯节上演了一年又一年。

一转眼，第三十个灯节走来了。

我的记忆已经无法告诉我，在过往的29个灯节里，我与贝壳，我与母亲，赏了几回灯，猜了几次谜语，看了几场街头表演。

我只知道，2020年的9月，我无法与她们一起观灯，一起猜谜，一起看演出了。

贝壳，在北京干着她喜欢的工作。

母亲，在病床上书写着她的夕阳。

想着流年里，与贝壳走过的日子，与母亲走过的日子，寒来暑往，朝朝暮暮，即便在相同的地方，做着相同的事情，说着相同的话儿，也是没有一个今天是重复昨日的。这实在像极了那绽放在九月的夜空里的花儿，一样的轰轰烈烈，一样的激情奔放，但是，没有两朵是相同的。

只因爱情，终究是活活泼泼的，她生生不息。只因流年，不经意间就在心里，开出了花儿。

品西瓜 赏瓜灯 一路欢欣

倪俊龙

说起“西瓜”和“西瓜灯”，快进入古稀之年的我依然兴奋不已。

平湖是著名的江南瓜乡。西瓜则是瓜中之王，平湖西瓜不仅个大，还皮薄汁多籽少、味道香甜、解渴利尿，是老少咸宜的食材，号称“天下第一瓜”。平湖西瓜无论在栽培面积，还是总产、单产，历代稳居浙江省内第一，国内亦名列前茅。平湖西瓜以品质好、甜度高、皮薄籽少，在长江三角洲享有盛名，2001年被国家命名为“西瓜之乡”。

据史料记载，平湖西瓜种植历史悠久。为这篇文章，我特地采访了《林埭镇志》主编、民俗专家陆伯鑫先生，他说：现在对平湖西瓜历史的记述有误，比如“三白瓜”产地不是虹霓堰，而是“戴家浜”。戴家浜历来属徐埭坊、徐埭乡管辖。解放后划入林埭乡，即现在的“东方红村”。“三白瓜”种植区域以戴家浜及北侧的花胡浜、北柳庄、魏家浜堰坊，东侧的曹家圩、盛家浜、栅桥及南侧的板桥、溪廊(上)桥、郑家浜等村落。尤以戴家浜戴八观印子的“三白瓜”在上海滩名气最大，被上海“蔡振兴”瓜行列入头等瓜，并在各大电影院做广告。

“马铃瓜”最早产地在虹霓堰，即清代的虹霓坊，民国时的虹霓乡一带。明天启《平湖县志》就有西瓜产虹霓堰的记载。该瓜表面的特征是“鸟皮黄底两头尖”。其瓜瓤为红、黄(麦柴黄、老虎黄)两种，特点是甜、脆、汁多无渣。民国15年(1926)就由野鸡班装运至上海销售。

民国28年(1939)7月28日民国报纸载：“西瓜价高，虹霓陆某160只西瓜装运至上海，卖得净银100圆，沈某售瓜100只，卖得净银80圆。”虹霓堰是西瓜集散地，“瓜讯”期间，帆船林立，乍浦塘为之堵塞，因“瓜讯”而成集镇。

虹霓堰的马铃瓜瓜形大，一般重10余斤，大的可达20余斤，属大种马铃瓜。

“三白瓜”白皮、白肉、白籽，故称“三白”，体形大如藤斗，最大可达40余斤，因施用鸡鸭粪，与乍浦城河一带捞的水草作为主要肥料，有机质含量高，故而特别甜、脆。

抗日战争前后兴起的曹兑港马铃瓜，也曾与虹霓马铃瓜、戴家浜“三白瓜”一起扬名上海滩，但曹兑港马铃瓜属小种，在5-10余斤，称小种马铃瓜。

1965年以后，因原有大种、小种马铃瓜及“三白瓜”抗病差，产量低，被新引进的解放瓜所代替。

哈哈，上述伯鑫兄这一席话，也真颠覆了我以前对西瓜历史的认知。

小时候，西瓜是我的至爱。在农业互助合作化前，父母总要在田横头留出一段，种上瓜果蔬菜，顺便也种上几墩西瓜，让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不至于看着人家吃瓜眼馋。我在家里是被叫做“小妹”的，家人对我恩宠有加，好的东西都留着我吃，西瓜自然吃得最多，吃到的也是最好的。

到了农业大集体生产时期，在不影响粮棉生产计划种植的条件下，生产队总会安排一定的耕地面积种植西瓜，并指派几个有经验的老农专门负责瓜田管理。到了生产队分西瓜的日子，家家户户像过节一样欢天喜地。改革开放前，农田使用化肥的少，瓜田用的基本上都是土杂肥，首选是鸡粪，种出来的西瓜品质绝对好；其次是羊粪兔粪，猪粪牛粪最差，浇出来的瓜是酸的。现在认真反思一下，平湖西瓜的黄金发展阶段应该是在这一时期。

记得在1985年，我受新兴镇小学部分教师的影响，回家和爱人一合计，决定把猪棚屋改造成养鸡场，养了200多只产蛋鸡。为了有效利用鸡粪，便将屋后二亩七分承包田种上西瓜。爱人早晨起来烧饭、洗衣服、喂鸡，我一早起来就到瓜田摘枝蔓、压瓜藤、授花粉、施鸡粪，忙过一阵子后，再骑车到虎啸桥上班。到了西瓜收获期，有朋友告诉我，上海市场西瓜好卖。我就叫了辆三吨卡车，把瓜装了满满一卡车，运到了上海市长宁区万航渡路西瓜专业市场出售。我家西瓜一到市场，便打出了“不施化肥的正宗平湖西瓜”牌子，马上受到了上海市民的欢迎。有个家住静安寺的上海市农科院老教授，曾先后三次来到我的摊位买瓜。第一次来，他还带了只测糖仪，满意后挑了三只大西瓜，开开心心地回去了；第二次来，带了只蛇皮袋，买了满满一蛇皮袋，并让我送货到他家。最后一次来，看到西瓜所剩不多，他就急着

说：“小倪，依别卖了，这些剩下的瓜，我全包了。”后来他还笑着对我说：“现在田里化肥用滥了，像依这样好的真正平湖西瓜，我已经好久没吃到了。”那时瓜价便宜，最高价才三角五分一斤，卖到最后只有二角一斤，一卡车西瓜卖了1500元左右。不过当时的人民币值钱，整个黄姑也没几个“万元户”。

确实，好的西瓜吃过难忘，还引发出不少趣事。我生产队有个出了名的“食癩狗”叫“厂长”，他的“厂长”大号源自鼻涕。小时候的他一年四季拖着长长的鼻涕，所以人们戏称他为“线粉厂厂长”，简称“厂长”，连他的家人也是这样叫他的，说明这个绰号深得人心。“厂长”吃功很好，看起来好像从来没有吃饱过似的，对西瓜更是狂热有加，自家家里的吃得不过瘾，还要吃邻居、吃集体的。“文革”中，我家祖坟“池海头”北面是一片十多亩地的集体西瓜田，一天傍晚，我们几个小伙伴来到池海头游泳，“厂长”游着游着，突然神秘地对我说：“上面田里西瓜都熟了。”我说：“西瓜熟了关你什么事？”“要不我们去偷几个？”我想，搞个集体的西瓜也不算偷，就说：“你想吃就去摘一个吧，小心别把西瓜藤踩断了。”“厂长”就光着屁股上去摘了一个大大的西瓜下河来，放在靠岸河里，先用河泥圈定，然后用水草细心地盖好。

晚上我和堂弟云龙在乘风凉时说起此事，云龙执意马上就要去看看。我们在路过“厂长”家门口时，怂恿“厂长”一起去，谁知他懒洋洋地说：“你们去吧，我不去了。”到池海头一看，西瓜早已不翼而飞，云龙醒悟后说：“他所以不肯出来。”“厂长”不仅会吃而且很调皮，吃完西瓜会玩出很多花样。夜晚，他把吃剩的西瓜皮挖成一个鬼脸子，戴在头上，出来吓唬人，小姑娘们经常被吓得哭爹叫娘的。

在农村，像“厂长”那样极端会玩的是少数。我们一般吃过西瓜，会先把西瓜皮的表层刨掉，切成条，用盐腌半小时，然后洗去盐分，放到太阳底下暴晒成半干状，再放在豆瓣酱里腌制成酱菜，这是很不错的早餐凉菜，又嫩又脆又鲜，十分可口，吃饭佐酒两相宜。再把西瓜皮挖得薄薄的呈半透明状态，中间点一支蜡烛或放几只萤火虫在里面，可当灯笼玩，亦其乐无穷。这应该说是西瓜灯最早的雏形。

平湖是西瓜之乡，在盛世之年，西瓜灯横空出世是自然而然的事。据我零星记忆，西瓜灯起步于1985年的西瓜灯雕刻比赛和西瓜灯展，以后每年一届；为了把纪念党的生日、撤县设市庆典和西瓜灯活动完美结合起来，市委市府决定在1991年6月28日举办首届西瓜灯节；几年后，又因为7月初西瓜尚未正式上市，就把灯节活动日期改到国庆节前夕。算来，到2019年已经连续举办了29年。虽然我是1979年到黄姑文化站工作的，但那时的文化站是一站一人一张桌，节庆期间自己站也有许多活动要搞，所以市府包括市局、市馆举办的活动，各乡镇参加的自然不多。但不参加不等于不关心。那时的我们非常关

心党和政府的大事，通过看报、看电视、听电台广播及时获得最新消息。

我正式接触西瓜灯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。那时我已退居二线，只分管文学艺术创作和内务管理，编刊物，整理档案，有了一定的空闲时间，可以比较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。

看过西瓜灯，方觉得平湖西瓜灯确实是中国一绝、华夏一奇，一点也不夸张。探究刻瓜制灯，在平湖一带已有200多年的历史。清代同治秀才徐锦华，曾对这一民间习俗作过考察，并亲自动手制作瓜灯自娱。他在七律二首《咏西瓜灯》中写道——

曾折风荷制碧筒，传灯复刻玉玲珑。

水晶球带轻烟绿，翡翠笼含冷焰红。

一片清凉心忽热，十分圆满意偏空。

官闲漫笑如纨系，耿耿丹心方寸中。

将瓜灯的丽质天姿、观灯的别样情趣以及儿时玩灯的天真童心描绘得淋漓尽致。真是“破字年华含蕊旧，镇心风味忆儿时”。

然而，根据华东师大徐恭时老先生考证，宋人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八记“七夕”的民间活动中写道：“又以瓜雕刻成花样，谓之瓜瓜……广陈于通衢锦帐之内”。徐老的结论是西瓜灯在距今870多年前，已经从民间走向商市。

平湖西瓜灯承载着古邑数百年的文化积淀，在瓜乡的院落、农舍闪亮，在瓜乡的树丛、廊下辉映；在文人墨客的笔下，在瓜农、闲人的嘴上辈辈为继，代代相传。瓜灯是平湖乡土文化中一颗璀璨明珠，也是平湖的兴旺之宝。那一年，我从莫氏庄园、东湖公园、儿童乐园、南河头、解放路、当湖第一桥等一路走来，玲珑剔透的瓜灯竞相辉映，“九龙呈祥”、“丹凤朝阳”、“天女散花”、“金象献宝”、“梅兰竹菊”、“碧翠官灯”、“京剧脸谱”、“警世名言”，一組组瓜灯，一步一景，错落有致，五彩缤纷，冷焰夺人，活脱脱步入到了诗情画意之中。

然而，最让人震撼的是2016年9月24日举办的“千人刻瓜灯”大赛。那天，在市体育场，有数百张参赛桌摆成“平湖”二字的造型，参赛选手身着各自队伍的统一服装在“平湖”图案里制作瓜灯、抒发创意，传承平湖西瓜文化。司令员一声令下，千名选手个个瞬间化身雕刻高手，拼创意，比刀工，他们中有初次“触电”西瓜灯雕刻的小小萌童，也有经验丰富的西瓜灯雕刻传承人。一挑一鏖，一刻一刮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很快，栩栩如生的“大圣”、萌态十足的福娃、活灵活现的鲤鱼、雍容绽放的牡丹、经典美丽的平湖乡村、警醒真挚的言辞诗句……一个个自成一派、巧夺天工的作品，陆续缤纷呈现。

从平湖的西瓜，到平湖西瓜灯，再发展成西瓜灯文化节，从品瓜到赏灯，这是一代代平湖人不懈努力，追求美的享受，开拓创新、传承提高的结果，在自娱自乐中，也为平湖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和谐与商机。

